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联

建军节颂

血染红旗，击退狂风巨浪；
枪听党话，铸成铁骨英魂。

——高巨寿

建军节颂

古田建制，支部根扎连队；
八一持枪，井冈山立万年。

——高萍

老班长

昔日握枪，鲜血青春酬故土；
今朝退役，老兵铁骨护民生。

——王素音

题八一

守护和平，铁肩道义担天下；
安居岁月，赤胆军魂壮国威。

——孟凤鸣

怀左权将军

（一）

帷幄运筹，密遣奇兵锄魑魅；
丹心报国，长留浩气慰忠魂。

（二）

联题太行山三则

（一）百团大战

土屋油灯亮，长夜明曦，
千计筹谋基石固；

狮山战火红，铜墙铁壁，
百团跃起日倭残。

（二）太行坂山

旗展群峰挺，云海卷波涛，
倭寇心惊魂无处；

晨辉万壑染，田园藏锦绣，
农家景美舞欢时。

院子里有棵李子树

张东鹏



那棵李子树和河边的牛、地里的玉米一样，只是家庭收入的一个细小分支。昨天在我心中掀起的万千波澜，其最初的起点，竟是如此的现实与朴素。

我还是我，字还是那些字，李子树也还是那棵李子树。可在短短的一天之内，我竟从中看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况味。一种，是审美的、文学的、关乎时间与乡愁的喟叹；另一种，则是现实的、经济

（三）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
山河碑，草木惊，太行铁骨筑长城，
旌旗展处，红星印记杨枝里；
日月新，田园美，乡水清波歌盛世，
庆泰随时，黄土情怀院落中。

——魏功钰

诗

五律·英雄愿

梦翔驰碧宇，魂铸立人峰。
久有凌云志，甘当傲雪松。

寒山飞铁虎，沧海舞金龙。
血染英雄路，锤镰我独钟。

——袁培智

七律·心中的左权

太行叠嶂锁烽烟，名将英魂驻晋川。
仗剑驱倭安四野，筹谋御寇护千田。

一腔碧血酬家院，万丈丹心照昊天。
殉国丰碑留岭上，清风长颂左公贤。

——孙映东

七律·八一颂

南昌义帜起狂澜，百战征衣血未干。
铁甲靖氛清禹甸，丹心卫国佑民安。

英魂铸作金汤固，浩气凝成玉宇寒。
且喜今朝龙剑在，雄师永镇九州繁。

——朱培明

七古·昭昭英贤

昭徐东观出贤郎，丁丑辞家赴战场。
转战太行驱虏寇，从戎抗大蓄韬扬。
戊寅矢志投红帜，七三寒暑抱丹肠。
排连累摧踣师副，百战征衫渍血香。
屡遭锋镝侵筋骨，久经厄厄傲风霜。

淮海挥戈摧敌垒，飞帆渡江扫逆猖。
中州勘定渝城复，万里河山归禹疆。
远驰川藏安边徽，永执干戈护朔荒。
己亥金秋逢盛典，层楼观礼睹龙章。
三章勋绶辉襟袂，一世功名阅海桑。
本守村庐存素朴，长携赤胆固邦邦。

——郭玉玺

词

浣溪沙·四渡赤水

星火燎原赤帜扬，共纾国难灭豺狼。
敢凌风雪卧冰霜。

四渡奇兵天下勇，千旋恶浪水中强。
艰辛战斗赴前方。

——弓学斌

卜算子·平型关大捷

峪谷伏神兵，勇士山峰待。一战歼除鬼子狂，捷报传平海。

傲骨在乔沟，浩气铭怀载。打败

此恨刻山河，千秋雪。

——段国鲜

念奴娇·八一军旗颂

战旌血染，看烽烟四起，天柱擎立。
回望洪都寒刃出，荏苒井冈云赤。
万里征途，八荒靖难，劲舞方天戟。
摧枯除朽，扫清污秽残铁。

守护雪岳边防，巡航沧海，保我神州域。
豪气长存忠魄在，铸就丰碑铜脊。
铁甲披荆，金瓯永固，雷电云霄激。
旂麾开路，新程昂首鸣笛。

——高世荣

八节长欢·贺八一建军节

八一旗扬，倒戈黄埔，试剑南昌。
枪鸣惊跃马，烟卷启分疆。扶危时、立国昭彰。
见雄师、铁骨权纲。踏战歌穿海岳，浩气凌苍。

今朝再谱鸿章。凭锐志、深耕武备兴邦。
中国锋芒，精械巧、东风举世铿锵。
匡华夏、敢逐鹿、势压群方。从今后、山河天固，威慑四野清霜。

——汤云霞

沁园春·八一颂

暗夜枪鸣，湘赣旗红，劲旅初成。
望井冈山星火，燎原禹甸；长征霜雪，血染云屏。

宝塔巍巍，延河荡荡，八载挥戈振汉声。
层楼下，列三军雄士，虎旅云蒸。

今朝剑气纵横。护疆土、银鹰掠碧冥。
看东风列阵，巨舰踏浪；神舟巡昊，北斗扬旌。
抢险纾危，维和域外，一片丹衷照汗青。
强军梦，仗金戈铁甲，再启新程。

——陆斌贵

赶火车记忆

陈新月

20 世纪 70 年代，最让孩子们期盼的，是每逢学校放假，跟随我回娘家探亲。对他们而言，能回趟姥姥家是一年里最快乐的时光，可每次赶火车，对我都是一场满心焦灼的奔波。

那时我家住在矿上，偏僻闭塞，距离最近的火车站足有十多里路。没有公交，没有代步车，每逢赶火车那天，我总是带着几个孩子及早出门，步履匆匆。

那时候出行格外艰难，火车是长途远行唯一的选择，时间固定，车次稀少。为了不误车，每次出发前，我会早早收拾行李，把一只帆布提包塞得满满当当，再捆上一个大布包袱，里面装着带给长辈的吃食与衣物，这便是我们全部的行囊。

几十年光阴流转，当年赶火车的一幕幕往事，依旧清晰地镌刻在脑海中，一路长途跋涉，颠簸奔波，好不容易抵达火车站，来不及稍作休息，便立刻冲向候车室排队购票，紧紧攥住车票的那一刻，悬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此时，浑身疲惫不堪，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

无数次赶火车的经历，有两件往事永远定格在记忆中。一个白茫茫的雪天，道路湿滑难行，我们一路踉跄迈步，脚上沾满泥浆，眼见就要误火车了，我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正值一筹莫展之际，“柳暗花明又一村”，恰遇几个矿务局技校放学的女生，她们得知我赶火车的艰难，毫不犹豫施以援手，立即跑过来帮忙背孩子、拿挎包，一路小跑奔向车站，我手忙脚乱仓促上车，还没来得及向女孩们道谢，列车已经启动。时隔多年，我仍能想起女孩们挂在脸上的笑意，是那么纯洁、动人，刻骨铭心。

最让我常怀感恩念的，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司机。那天我和孩子们背着沉重的行李，一路步履蹒跚。一位路过的司机目睹了我们的窘迫，立即停下车来，热情邀我们坐进车内，一踩油门，直奔火车站。在那个清贫闭塞的年代，这份善意显得格外珍贵，时至今日，我依旧记得小伙子爽朗的笑容、清澈的眼神，这种质朴无私的善意，犹如一粒茁壮的种子，生生不息。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数十年光阴倏忽而逝，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的足迹踏遍大南地北，往昔赶路的窘迫与慌乱，早已化作过往云烟。可每到寒冬岁末，看着铺天盖地的春运新闻，望着背负行囊、焦急赶火车的旅人，我会瞬间想起当年带着孩子们一路跋涉、仓促奔波赶火车的一幕幕情景。

那些夹杂着焦灼、狼狽、温暖与期盼的往事，久久萦绕心头。旅途纵然辛苦平淡，却藏着最真挚的岁月印记，抚今追昔，我更加珍惜如今安稳美好的幸福生活。

文学副刊
第 1063 期
刊头题字
冯骥才



一坡黄土载乡愁

善 缘

连通赵壁、遮胡东沿南北，一路蜿蜒通向亓宜、段村西沿南北一带，黄土丘陵阻隔之间，所有走亲贩运、下地谋生的往来，全都依托这条土坡。一代代人靠着这一条坡道，撑起山间村落的烟火生计。

寒来暑往，岁月更迭，黄土坡印满祖辈奔波的痕迹。早年没有机动车，出入全靠一身力气，庄稼、货物全凭人肩扁扛；后来有了骡马、木轮大车，骡驮车拉，日日往返在陡坡之上。一辈又一辈乡人爬坡上塬，淋漓汗水浸透脚下黄土，深浅脚印、交错车辙层层叠叠烙在坡面，每一寸黄土，都藏着黄土人家勤恳度日的辛劳。

少时人心质朴，最记学雷锋行善的光景。每到坡下，看见负重爬坡的乡亲推车艰

难、喘息不停，我们一群孩童总会上前搭把手，合力推车上坡。孩童力气微薄，心意却滚烫，陡峭漫长的土路上，你来我往的帮扶，是黄土丘陵间最朴素动人的温情。那时只知坡道难行，长大后方才读懂，这道坡承载着多少普通人讨生活的艰难。

时代变迁，平坦大路修满周边丘垆，出行再也不用攀爬险陡土坡。车马人流尽数转向新修坦途，曾经朝夕喧闹的好汉坡渐渐冷清。荒草顺着旧土路逐年蔓延，如今只剩少有人踏足的幽静小径，安安静静躺在村东土梁上。

坡道虽少人往来，坡上旧事却半点不曾褪色。数百年村落变迁、祖辈劳作的辛酸、少年时代的暖心往事，全都沉淀在这片黄土

里。倘若坐下来细细诉说坡上过往，三日三夜也道不完其中故事。

追溯明清年间，东西两村乡民同心协力，想要打通丘陵间的阻隔。众人一锹一锹刨黄土，一筐一担转运土方，耗费无数时日，在九龙沟半崖深挖近百米沟壑；再把掘出的黄土垒埴铺路，搭起土埂便道衔接狮子堡西侧土坡，这条连通两处坡道的路，便被乡人称作二加坡。

先民凭双手改造黄土丘垆，打通出行要道，居于村东高土塬上的堡子坡道，就此定名东堡上。一方黄土陡坡，藏着先民同心共建的坚韧，成为南西泉独有的乡土印记。

满目黄土层层起伏，没有奇峰峻岭，唯有这道东堡陡坡静静伫立。它不再承载络绎不绝行人与奔波生计，却牢牢守着一方故土的记忆。浸透黄土的汗水、坡间回荡的吆喝、年少助人的暖意，全都化作挥之不去的乡愁，萦绕在这片丘陵之间。

岁月缓缓流淌，黄土无言，坡道无声。东堡陡坡藏尽东南沿村落百年烟火，是南西泉人心底最深的故土念想，年年岁岁静立塬上，守望村庄，守望这片生生不息的黄土家园。